

話 絲

第五卷 · 第二十一期

薛蒙孫

璫威烏達珊作

梅川譯

薛蒙孫在門口停了片刻，扯開他的舊而且遭油膩的皮夾，想放下執在手裡的證明書。不過在事前，他展開這污穢的紙讀一遍，雖然他心中是早已知道了。

「安東·薛蒙孫任敝公司貨棧司賬之職三年。三年之內，和悅勤力，安分守己。

海爾克勒司機器公司，

N·尼勒孫。」

那證明書 呸！——於他也許沒有大用。這是經理的一些價值——願天罰他！自然他原來並沒有不願以種種這樣那樣說話來說動顧客們——如船期或其他的事情，但遇見給一個窮人一張證明書，這或可以助他掃除前途荆棘，給他一些可做的事情，——啊，那又是別的事。『是的，但我不能隨便寫下，說你的工作是可以十分滿意的，』這個老的鷹鼻的人

(959)

薛蒙孫

一

說。但『安分守己』這四個字，他強逼他放進去的。那是不在草稿上的。他——薛蒙孫——固執着要放進去的。『薛蒙孫，』經理說。『我看你幾乎終日有酒氣的。』但這點他對他是承認的。『經理先生，我每每喝酒是有的，』他說，『不過我敢說，你倘若終日鑽在這樣嘈雜的貨棧裏，你也早已喝了。不過沒有一個人能說安東薛蒙孫會喝酒誤事過。即使一點小事一次也不會誤過。』好了，這個老的空談的人就答應放進去，女書記加了『安分守己』四個字又謄寫一遍。所以能如這一張——這樣的一張——真的，到底是不值多少，但更壞的是什麼，他沒有更好的可以給人家看。

『看那邊，呆東西！』

薛蒙孫向牆跳到路旁。一輛貨車載着鐵梁搖擺着轆轤響着從大門而來。大的馬吐出熱氣，汗下如雨，他們用全力來拖這重車過大門口的石橋。車夫會高聲喊他過，但薛蒙孫聽不出他說什麼，因為給鐵梁的磷磷轆轤的聲音混亂了。

他放下證明書，將皮夾插在胸前袋裏。他以怨恨的眼睛仇視這貨車。牠停下在貨棧之前，正對着一個大的起重機，這起重機在遭烟燻的紅磚的牆上鐵珊窗之間的黑洞中斜伸出滑車及鐵鍊。馬的腰窩間散出熱汽，兩邊的毛變成溼的一紫一紫。車夫並不用氈來蓋牠們；他

只顧站着與旁人談話。

薛蒙孫扣上他的冬天大衣，比較地新而時髦的，拉一拉直，挺一挺腹部。他心中發生一種資產階級的威儀的感覺；他仍以為他自己比這兇橫的車夫是社會中高一等的人，雖然車夫要叱罵他。因這個自覺又渺茫地沉入別種感覺；當他看見兩隻做苦工的馬因用力拖車而曲轉他的出汗的腰窩的肌肉的時候，在他內心衝突起來的一種感覺。他舉步過門。

『我想你應當來蓋馬了。自然不能讓這可憐的動物這樣的沒有東西蓋的立在冷——而且牠們汗出得這樣。』

車夫——一個瘦長的粗人——對着他而俯視他。

『胖子，是你的事麼？』

『倘若我到辦公室去報告你怎樣待他們的馬，你想你將有什麼事要發生的？』

『拉起你的腿來打你一頓，快呀。總之關你什麼事？不需要你來加入。』車夫驚人地向他過來。

薛蒙孫向後退一些，他又折回，車夫很不敢來碰他一下，於是他仍繼續發揮他滿腹的閒話。

(991)

「是的，我只要你當心，他們從辦公室窗裏能看見你的——你怎樣待公司的馬。」因為那轉了向。自信的資產階級的感覺幾乎立刻沒有了，因為正當他經過大門之時，一個人自樓梯衝下來，在他身旁掠過——紅臉金髮而漂亮的——載着皮帽，穿着皮大衣，揮着銀頭手杖——他找位時候謁見的那個人。

外面已是將暗的時候了。已是將四點鐘時候了。沒有疑惑的，阿爾迦要饒口舌的，他這樣遲回家。阿好的，他只有告訴她他在貨棧裏在做例外的工作。

薛蒙孫急步向托夫蓋登去。他似乎同時細步又大步，因他的大而圓的腹部及弓形的兩臂，他像一個亂跳亂滾的橡皮球。他是很不成樣，頭頸短短的，臉是肥胖而鬆，爛眼睛深藏在眉毛之下，兩頰血紅，一隻淡藍的鼻在下垂的灰黃色的小髭之上。

是十二月上半月不幸的星期六的下午，空中充滿着冷的灰色的迷霧，含着煤烟的氣味的迷霧。在街上，雪橇在凍硬多轍痕的雪上溜；在行道上黑色而沉重的人掠過已點燈而積雪的店舖之窗。他急步之間，時時沉入他自己的深思中，有人來衝撞他，在背後怒視他。

不是因為在心中煽惑的種種思想。因為他總想把這些思想驅逐出。自然在那時他會尋到一些事情。所以他立意不使阿爾迦知道他終於在新年之間失業了。嗚，生命自然是奮鬥！

不必着急的；他在新年之前沒有一月的好些的半月哩。不過若事情更壞下去，他要寫信給雪高達了。雪高達能容易地給他別的位置的。這不至於太過分的，去問有像雪高達這樣好的事業的兒子。自然這不會是戲弄的；這已是第四次了。但八年之內不過四次。正是八年之前的新年雪高達替他在那個辦事處得到那個位置——都因為那美貌的媳婦——這潑婦——覺得他還不夠時髦，鄰近他在弗萊特力克司太的家。自然，這是不幸，他在三處都誤了事，但那不是他的過失。在辦事處本是許多女人——嫉忌的牝雞——她們爲他而把一切收拾了；似乎這是她們的事，他是那一種的人，他從事他的工作的時候——但他已做了。而且他永不想和她們來往得太親密。從那方情形看他清白的。她們必不憂慮的，——她們是突然起來的，尖刻的，淘汰出來的女子。是的，於是在木料棧裏了。自然那里各種方法他是正當而有次序的。因爲那時他正和爾迦同居。真的，他不慣於那種工作，不過若不是因爲對於工頭的惡意，他也許永不會失掉這位置的。此後他進了機器公司。啊，這不是易事，一個幾乎六十歲的人學習管理一切頭緒紛繁的事——對他一切都生的——關於出賣，裝船，上棧及各種之事。貨棧工頭是一個懶惰的流氓，所以他——薛蒙孫常常無辜承受斥責。而且剛接任他們對他就有意見——從經理及總書記起，總書記永遠以爲他在這裏不過是暫時的，常常問他

有否別的希望；下至貨棧工頭及別的工頭——以及女出納員，常常難取悅的，令人不快的，乖戾的，易怒的，當他每次進去預支一部份薪水的時候。

不安定與失望的灰色感覺如冷溼的霧罩住了他。他發抖，當他想到他回家時候阿爾迦要煩惱發怒的；而且雪高達和他的妻要怎樣極端的不高興，當他們知道他已失業的時候，還有他又將怎樣開始到生疏的地方去，那里要使他驚呆的，可怕的，無法應付的，他又要嘗試新事業了，這事業他並不明白。實在永不會知道——在別一貨棧或別一辦事處，滿室生人，不熟悉而敵視的——常常屈伏在申斥不適之下，忍耐地等着，一半希望再一個罷免，正如懶惰的，衰老的，遲鈍的他一切別處做事時一樣忙碌而謙虛。

薛蒙孫，不管一切，是有些老於若接若離的保住着不快樂的思想。實在他在那條路上飽嘗了人生，使自己低首下氣，以為免職，申斥，乖戾的話及不快樂是不能避免的。在海上如此，當他和伊珊孫在船塢裏也如此；妻還在時候與她同在家也如此。乖戾，強硬，嚴厲和惹人厭——他的媳婦因為那件事不是完全不像她。是的，雪高達因為要娶密爾船長的寄養的女兒是得到太好的報酬了。阿，他們的家庭自從勞拉死後這幾年來是多麼安適！這孩子有好的起程，而且常常很好待他老父，為他代付他的衣食及一切。不是這事，他在這裏開始就完全

不快樂因爲又是一個曠夫了，而且住在城中——他沉迷於衣服，有實心良辰之類——後來他和阿爾迦同居，他實在——他不能拒絕了——是很安適了——無論如何幾小時是安適了。一件小小的不便的事，真的，其時阿爾迦有了孕，但阿爾迦並不完全因爲那件事責他；當他允許他的婚姻的時候，她立刻自安了。自然，她仍時時爲那事吵鬧，固執的要他承受這件事而娶她。並不是那事，他有時並不想做這事——他久已做了，這不能作爲他和雪高達及他的妻先知的不便的糾紛。不過自然總有一日容易的體面的位置會有的，這也許是永久的了——而且當阿爾迦能擴充她的成衣店，亨利，她的孩子，進了商店，現在他在那里是不定的差事——因爲他得到允許過的；應驗了他是十分滿意的——是的，那時他們總於得到一個小小的安適的地位而且都快樂的。他可以坐在沙發上，口含着烟斗，手執着一杯糖水，阿爾迦閒暇地做她的工作，絲凡伊兒坐在他身旁溫功課。因爲阿爾迦是一個純正的靈魂，無人敢藉故說絲凡伊兒是個不合法的孩子——當她應入學的時候。

薛蒙孫現在已到露司樓克夫了。迷霧在狹的街上罩得濃密而冷，這裏那裏有從凝凍的店舖的窗射出來的一線一線的綠色的光，在這些光之下，各處從煤氣燈或電燈發出來的熱氣在結冰的窗上清淨出一部分，能夠看見聖誕節花籃中的陳設，不論是普通商店或食品店或烟

店。街的那一邊的二層樓商場的大的陳列窗中的淡紅光溫柔地射入霧中。在露台上的煤氣燈恰好可以識別。這些私宅都已消失不見。這些私宅沒有一線光射入街中，雖然可以渺茫地想像出在霧中的高聳的牆——一若使街道變為小小的水落。

薛蒙孫細步走去。各處的步道，冰還不曾鑿去，是要滑跌的。兒童羣集在各處。在外面的街上，貨車與雪橇之間，倘若這只是沿着凍硬的雪的褐色的高低不平的層次上的冰轍，他們想溜冰的。

「絲凡伊兒！」

薛蒙孫高聲叫一個帶污穢的白帽的少女。她爬上步道上堆得高高的雪坡，穿着她的極小的溜冰鞋溜下到街心去，這溜冰鞋因煤烟及不潔的雪已十分污黑了，幾乎看不出有彎曲了。

這女孩無聲地呆立在街心，薛蒙孫跨過雪坡走近她去，她仰頭看他。她的天青色的眼睛表示有過的自覺，她把她的黃金色的頭髮掠在一處蓋在帽下，以她的套紅色半截的手套的手拭一拭她的小鼻。

「我對你說幾次了，絲凡伊兒，你不要到街上亂跑！爲什麼你不做一個好的女孩，在天井裏玩？」

絲凡兒膽怯地望着他。

「但是在天井裏我不能很好的溜——因為那里沒有小山，還有——」

「假使一輛大車過來，在你身上駛過，或來了一個醉漢帶你逃走——你和爸爸媽媽那時怎樣說？」

絲凡兒兒含羞無言。薛蒙孫扶她上步道，他們手攜着手蹣跚而去。她的小小的如長條的溜冰鞋踏着步道發出相撞的聲音。

「你想，爸爸今晚會帶你出來散步麼？倘若你是一個不好的女孩，不依對你說的去做？——我想他們已吃過飯了？」

「阿，是的，媽媽和亨利和我已吃過許多時候了——」

嘿！薛蒙孫跨進一門。一塊白鐵的招牌寫着：「阿爾迦馬丁孫夫人，成衣店。男女小孩的衣服。三層後樓。」薛蒙孫斜穿過天井，仰視室中已點燈的窗，幾本時裝雜誌斜支在窗上。于是他拾了絲凡兒兒的溜冰鞋，夾在腋下，帶了女孩走上在後面的狹樓梯。

阿爾迦房間的門外立着一對少年，借了掛起的廚房的燈的光正在看一本紙面的書。薛蒙孫喃喃了幾句，就進了房。

(997)

房中是暗的。在遠的一端，一線光自起居室的門縫裏射出來。薛蒙孫走進他自己的房。那里也是暗的——而且冷的。嗚，她讓火熄了。他點亮了燈。

「進來，絲凡伊兒，告訴媽媽我回來了。」

他開了至鄰室的門。在桌上鋪滿在裁縫的衣服及另碎的夾裏，桌旁坐着亞伯拉罕孫小姐曲身縫衣。她在燈的別一面遮了一張報紙，全個燈光都射在她小小的黃色的姑娘的臉上及纖細的褐色的手上。還有從兩架鋼的縫衣機上反射過來的一些回光，向牆那一面可以看見阿爾迦與絲凡伊兒的白色牀。

「你是比平常更努力了，亞伯拉罕孫小姐。」

「啊是的——一個人應該的，你知道的。」

「是的，這個聖誕節的賣買不是最有趣的事麼——幾乎似世界到末日。」

絲凡伊兒自起居室悄然進來。

「媽媽說你的飯是在暖爐上。」

「好的，我想要坐在這里，使我自己舒服些，亞伯拉罕孫小姐；我的房裏是這樣冷——我也不要快樂的同伴。」

腸。

亞伯拉罕孫小姐輕輕地把桌上整了一角清楚，薛蒙孫把飯菜搬出來——甘藍豆湯及香

「嘿！並不壞。現在若一個只要有——」薛蒙孫立起來，輕敲到起居室的門。

「阿，阿爾迦——」

「什麼，晚安，薛蒙孫！你好麼？」

他推開門向內窺視。

「好的，倘若不是海倫小姐！你又是一件新衣了麼？」

阿爾迦滿口含着針，正忙着裝飾海倫小姐，在欄柱的鏡前整理胸前的褶襖。

「大概這樣，我猜？」

阿爾迦從鏤的架上移燈而放於牆上。

「似乎對了。你覺得背上真的直順了麼，馬丁孫夫人？」

在朦朧中坐在天鵝絨沙發上等着的兩個女郎推開她們的時飾雜誌，互相看着而微笑，注視海倫小姐又互相微笑「天吶！」其中一個可聽見的低語。她們是幾乎同樣的人，衣服及一切都相同的，穿着較短的短衫，小的皮圍頸，有鳥羽的美麗的氈帽。薛蒙孫仍在門前——她

(1000)

們使他有一些窘急。

「好了，你想什麼，薛蒙孫？稱心麼？」

「啊，非凡的好，這顏色多麼配你，海倫小姐——不過當時在美麗上看去是好的，如俗語所說。」

「阿，你——！」海倫小姐高聲喊而笑。

可愛的女郎——這個海倫小姐——阿爾迦沿領而剪，海倫小姐垂下頭；冰冷的剪刀觸着她的皮膚的時候，她抖了一抖。一條可愛的豐滿的頭頸，黃金色的捲髮各樣的垂下，兩臂是柔軟而圓形的。

「也是值錢的材料，我想，」薛蒙孫又說，他去撫摩這絲綢——及她的手臂——那時阿爾迦正看到袖口。

「你不以為恥麼，薛蒙孫？」海倫小姐大笑。阿爾迦怒目而視。她去拉袖口時，把他推開。

「阿，是的，我想起了——阿爾迦，亨利能不跑下去取一二瓶啤酒麼？」

「亨利又到公司去了，可憐的人——」他說，幾種預算及別的东西必須重抄過。」

「可憐的人——他已經又去了，他麼？——於我幾乎每星期六下午都是如此的。啊是的，生命是奮鬥！在我離貨棧之前幾乎已四點了。阿，若一個人只要還是年青而美麗的，海倫小姐！」

絲凡伊兒暗進暗來。

「請進來，絲凡伊兒。今日你記得我姓名了麼？」

「海倫小姐」絲凡伊兒純潔地笑。

「我想你今日歡喜些糖果的，你不歡喜麼？」海倫小姐打開錢袋，取出一小袋。

「阿呵，你現在說什麼了，絲凡伊兒？你手呢，絲凡伊兒！你能行禮麼，能不能？」

絲凡伊兒低聲稱謝，伸出手來，屈膝行禮。她取出相連的樟腦糖，敲成片片。

海倫小姐一面講一面笑，當圍上圍巾時候。

「好的。我希望下星期二這時候預備最後的一次穿樣了。你不要使我失望，馬丁孫夫人，你會麼？好了，再會！薛蒙孫，再會！，絲凡伊兒，再會！」

薛蒙孫獻慇懃去開門，海倫小姐昂然而去，烏羽在她帽上如她走一樣搖擺，她的麝鼠圍頸輕輕的搭在她的肩上。

(1001)

「噓！」坐在河發上的一個女郎吃吃憨笑。「並不怎樣壞，噯——！」

「說，她是個整齊的——。」

薛蒙孫又退到亞伯拉罕孫小姐處，但飯已冷了。須臾，阿爾迦帶了咖啡進來，把咖啡倒出。

「真的，在我之前，安東——你所爲的十分可笑！你怎樣想——還有別人在旁細聽哩！」

「誰是這些討厭的憨笑的人？」

「在露台上牧師所雇的女郎及一個她的朋友。我看你對我似乎太難堪了——不要再和這個海倫女人這樣胡鬧了。好了，她們現在有可以講了——似乎她們還不夠。」

「這東西！我不想會壞到這樣的。」

門響鈴了，亞伯拉罕孫小姐去接應。

「拉孫小姐。」

阿爾迦移開她的杯，拾起一件要縫的衣，背在肩上。

「沒有一刻平靜的！」

亞伯拉罕孫小姐又俯首去縫衣了。

馬丁孫夫人與亞伯拉罕孫小姐星期日整日坐着縫衣。她們延遲她們的飯食，直到太黑不能再做；飯後，阿爾迦點亮燈，她們又開始工作。

「阿爾孫小姐的領衣，方才你不曾做過麼，亞伯拉罕孫小姐？」

亞伯拉罕孫小姐讓縫衣機急轉。

「我放在桌上。」

阿爾迦在桌上尋——在地板上尋。

「絲凡伊兒，你看見一塊小小白布過麼，你看——有花邊的？」

「沒有，媽媽，我沒有見過。」絲凡伊兒自近窗的一隅回話。她跳起來，也開始找尋。

但是她把她的洋囡囡放在作爲搖籃的反轉的圓樑裏，當心的蓋好。

「愛絲忒麗睡了。她患了白喉症和猩紅熱，」她鄭重宣言，其時她母親正搜查洋囡囡的衣服。但阿爾迦殘忍地把病孩自搖籃中取出，洋囡囡用一塊白色褶縐的花邊包着，小心地用無危險的別針扣住。

(1003)

「你真是可惡的孩子，倘若她不會用別針鑽了一個洞，頑皮的女孩！」她用手打在絲凡的耳朵上。「阿，我現在怎樣做呢——這阿爾孫小姐的值錢的花邊！」

絲凡伊兒大哭。

「媽媽，但我想這不過是塊破布！」

「我不是已告訴你，要你不要再來動一動，即使在地板上的東西麼？嗚，你是一個多麼頑皮的女孩！」

亞伯拉罕孫小姐檢閱這領衣。

「我想我可以重褶攔，先壓起來，再褶縐它，如此可以把破洞藏在一個攔裏——我不想這會看出一些——。」

絲凡伊兒還是哭。

「夠了，什麼事情，絲凡伊兒——像這樣哭，你知道爸爸正睡着麼？」

阿爾迦盛怒了，當她解釋困難的時候。

「你是一個多麼頑皮的小女孩，絲凡伊兒——這樣的戲弄媽媽！不怕羞麼——這不是我的絲凡伊兒了！」

(1005)

「安東，我看你可以帶她出去罷。整日的睡着躺着對你也沒有特別的益處。」

薛蒙孫帶絲凡伊兒出去的時候，不絕的罵她。但他們到了大廳，他即安慰她，替她圍上圍巾。

「來罷，不要多哭了！這樣哭着怕惶恐麼！我們到公園去滑冰。你知道這不是可以使人歡樂的。拭一拭你的鼻能。爸爸帶你去滑冰——來罷，親愛的——爸爸帶你去滑冰——。」

阿爾迦有時對絲凡伊兒恐怕太嚴厲了。自然，不是孩子們不該責的——當他們做錯了事情的時候。不過絲凡伊兒每次這樣傷心——她在他後面的雪橇上還在打呢——一些極小的事情。

黃昏的天變成黑紫色，高高的在露臺的高塔與尖頂之上。天氣已清爽了。只剩下薄薄的一些煤煙的霧在街上，路燈之旁薛蒙孫蹣跚着，拉了在雪橇上的女兒。

皇宮花園是一個這樣美麗的地方。各處樹上的濃厚的白色的霜耀着自路燈來的反光。各處這樣一羣的少孩！他們在每一個小小的斜坡之上滑雪溜冰。他們只集聚在大路上。大的頑皮的孩子們——有時五六個在一架雪橇上——他們在冰上疾馳過的時候呼嘯叫喊，一條像鼠尾的細棒在他們後面搖擺着。但薛蒙孫知道稍遠有一座安靜的小山，他和絲凡伊兒每晚前

常去溜冰的。於是絲凡伊兒真的有了得意的時候了。爸爸立在山頂上，給她用力推去，絲凡伊兒高喊『看呀！』喊得這樣響，幾乎她細小的音破裂，薛蒙孫也高呼『看那邊呀！從下去的路裏裏邊，雖然離開他們，在整個山上只有二個穿運動鞋戴絨線織的帽的小孩。薛蒙孫先開口，於是認識了。他們是亞爾夫和約翰何曷，他們父親是一個公司經理，便在派克維恩。薛蒙孫把三個都一推送下去，他們要知道誰的橇最快，不過他給絲凡伊兒最用力的一推，於是她勝了。于是他跟了他們追下來，助絲凡伊兒再上山，因為，否則她每次在冰上馳過終要深陷在雪中的。

但一霎時後，絲凡伊兒低聲啜泣了。

『爸爸，我的腳是這樣的冷。』

『好了，你應去跑了——讓我們走上去再來跑一些路。』

絲凡伊兒走着哭着——她的足趾這麼的痛。

『阿呵！你應去跑得更快些，絲凡伊兒——讓我們看倘若你能捉住爸爸！』

薛蒙孫踏着細步，像一個跳躍的橡皮球，絲凡伊兒則盡力的追他，于是住捉他，直到她又暖了，于是喜歡快樂。

(1007)

但那時他們不見他們雪橇的影蹤了。薛蒙孫到山上山下樹林間去尋——沒有可以尋獲的地方。亞爾夫和約翰在不久之前看見牠還在路上一株大樹旁，他們所知的不過這點了。阿是的——幾個大的頑皮的孩子曾走過——那薛蒙孫也記得的。大概總是他們取了去的。

絲凡伊兒傷心哭了——看見她的人真要傷心的。薛蒙孫想到阿爾迦。嗚，她不會稍微溫柔些的，暴躁得如她現在。這些孩子是那一種光棍！來偷一個可憐的女孩子的雪橇！想到那些孩子是多麼卑鄙！

「不要哭了，親愛的絲凡伊兒——我們去尋你的橇雪就是了。」

薛蒙孫從這個山到那個山，查問一輛小小的藍色繪花的雪橇。絲凡伊兒跟着他哭着緩行，亞爾夫和約翰也跟了他們，都緊緊的握了他們雪橇的繩，他們睜大着眼睛，他們講到一切他們聽到關係大的頑皮的孩子去偷雪橇，再跑到一羣孩子隊裏，擲冰塊在溜冰車上。

沒有雪橇的影蹤可以尋了，在大路上他們遇見一個濃裝的含勞的婦人，原來是亞爾夫和約翰的看護人，申叱他們為何許多時候不回家去，又允許他們會從他們父母得到他們的。她一些不過問那個叫作絲凡伊兒，遺失她雪橇的女孩——她叫罵着推去了，像握鐵柄般拉住二個孩子。那時薛蒙孫幾乎被指揮的棒打中眼睛，被尖的雪橇的龍骨打中脛骨。

「完了，絲凡伊兒，他們明明白白偷了你的雪橇去了——我不想我們會再尋到牠，」薛蒙孫鬱鬱嘆息。「不過現在不要哭了，小寶貝。爸爸聖誕節給你一架新雪橇。來吧，我們到凱勒約翰那里去，去看看店鋪的窗——那些窗今晚是這樣的美麗——恐怕我們也可以看看給你的——一架好的新雪橇——」于是她高興起來。

絲凡伊兒和她的爸爸走去，去看店鋪的窗。他們到了一家的窗前，窗前停着一大羣人，圍成一個像黑色不動的磨般的人羣，薛蒙孫把她抱起，用力的側身擠進去，終於擠到輝煌的窗前，在那里他們直立到只剩下一件事來討論來猜價目。在有幾處是聖誕樹，彩色裝扮着，電燈點綴着。絲凡伊兒在聖誕節前夜也應有一枝聖誕樹。在一家窗中，有洋囡囡的整齊的聖誕樹宴會，洋囡囡濃裝淡沫——如絲凡伊兒長大時也許會的。在別一家店中，那是做箱子和袋的賣買的，有小小的鱷魚在小小的水盆裏。他們在那里立了許久，猜想牠是否活的！終於牠眼睛動了一動——立刻想到牠是活的！於是想到這小小的鱷魚，到長大時，會大到能一口把整個絲凡伊兒吞下去。

「不過現在牠不能咬的，牠能麼？」

「不能，現在牠不能傷害你的。」

到愛克多維相近，在一家窗中影戲廣告之間有一架影戲機。絲凡伊兒會和她爸爸到影戲院去過——已三次了——記起他們所看過的——在汽車上被強盜綁去的兩個小姑娘，及其餘人。忘了他們遺失的雪橇，及皺着嘴牛着縫衣到疲乏了生氣的媽媽。現在一切都忘了——只絲凡伊兒是爸爸的小女兒，聖誕節只有十八天了。

那時他們走過運動器具店，許多大的小的雪橇，陳設在窗中，其中最高大的——是一架深紅色的繪着玫瑰花，有黃銅色的鉄車輓——聖誕節爸爸會給絲凡伊兒的。

他們應當吃些東西使暖和一些了。薛蒙孫認識一家安適的小小沈靜的咖啡館，因為是星期日，酒店是關門了。那里沒有別的客人，在賬檯後面的侍女不是不知薛蒙孫的調情的戲謔，當他已有了咖啡和火腿麵包，絲凡伊兒已有了一片餅，有時嘗一口爸爸的咖啡。

「你不要告訴媽媽，」薛蒙孫突然警告她，合一只眼睛示意。但絲凡伊兒知道比告訴媽媽更好的事，無論何時她和爸爸黃昏散步到各處去，她吃着一條糖，但媽媽以為這要使小女孩牙齒痛的，爸爸有時飲酒，媽媽以為要害胃的。不過媽媽常是這樣忙，這使她發生脾氣。爸爸在貨棧裏也忙的，還有在公司裏的亨利。當一個人長大時，他應當可怕地苦做的，絲

凡伊兒知道這個。

(未完)

野花與蔓草

式 微

(四) 此情

午後三時過了，我正在房裏趕緊的做着功課。

「宜宜！宜宜！」顧哀若夫人在房門外喊，開進來了。

「請進！」我說，我立起來，却見在夫人的背後，立着一個胖胖的我們這條路上的郵差。

「喏！一封掛號信！」他從皮夾裏取出來，射進我眼前的是如此陌生的字迹！「這是天津寄錢來了麼？」我想，將信底翻轉來，可是很分明的微明幾個字透入我視線。

我趕忙給了郵差五十生了，把他們打發走了。便關上了門。

「這裏面有些什麼消息呢？」我急切的拆開來時，却又這樣想恐愁似的復遲疑起來了。終於是，我把牠拆開來看了。

我們已經七年沒有通過一個字的信了，我們已經七年沒有見面，見時在一年或兩年之後見着過的，但我們各人都躲了起來，……我們終於沒有見面，也從沒有說過一句話。我們到

底爲些什麼呢？我可憐的小哥！到底是你不好呢？還是我不好呢？還是命運的不好呢？

我長吁了一口氣：「天呀！我失掉了一個親愛的阿哥，現在總算又還復了一個親愛的阿哥！」我忍不住掉下淚來，靠在椅上，痛痛地哭了！

我接受他對於我的憐憫，我感謝他對於老母負責的照管，寫好了覆信，亂匆匆的把衣帽穿戴上，就出去了。

「你想，我收到一封怎樣高興的信呢？」從郵局出來，我心裏便這樣想。我要把這個消息告訴我巴黎的哥哥。

走到二層樓，抬頭一望窗是大開着，我想今晚的天氣正熱了，仍舊走上去，一敲門，却寂然無回聲，想分一點高興給他的，反而像撥了冷水的不快活起來了。

「你到什麼地方去的？」一進服洛里的門，白君坐在那裏，看着報。

「我就在這裏等你呀！」——「上完課在書堆上轉了轉，便到這裏來了。」

「你看！我買得一本好書！嘩！却不給你看！」白君拿起書自己翻。

「好！我也不給你看！我，——我也有好東西呢！」

他抬起頭來望着我，我把他的書便搶似的拏了過來。

「喏！這給你看！」我把微明的信之一紙交了他。

「還有呢？這樣完了麼？還有呢？拏出來！賣關子！」白君噤咕了。

我兩脚掉着，笑了。

飯後在嘉爾默路的轉角，我們，就分了路。

門房裏沒有人，暗暗的，樓梯角也漆黑，我便按了開燈機。立刻光明了，慢慢的上樓梯去，打開皮夾取鎖匙，却沒有着。

立在門口遲疑了一下，終於按了電鈴，直到第二響，出來開門的是米米。

「對不起呀！夫人，我竟把鎖匙忘帶了！」我說。

「誰呀？」顧哀若夫人問。

「小的！」

「幸虧這不是半夜！」一聲冷笑，她昂着頭進客廳去了。

我還進自己的房間，一瞥眼便見鎖匙是放在牀舖上。剛才實在高興與悲傷的并合，有點昏亂了。

已經是午夜了，雖然睡在牀上，我的心却不安靜，始終不能入睡，電燈是熄着，老鼠在

壁櫥裏索索的走着，空寂的院子裏透進一絲白光，而樓板上却有着嚮聲的脚步，來回地來回地如有韻節似的。

「我怕呀！我怕呀！」我把頭縮進被窩，連伸出手來開電燈的勇氣也沒有了，簡直連翻一個身的胆量也沒有。

「顧哀若夫人就在貼壁，不怕的！不怕的！」我使自己解釋着：「有什麼可怕呢？這許多遠路，你都一個人跑了來呢？」可是又有一想依然使我覺得可怕：「這牀上不知死了多少人，這座屋子至少有百年了罷？」

我把頭縮進被去，連氣也不敢透。

我第一次嘗到那樣因怕而不得安靜的睡眠，是去南通，第一次離開我的母親及我唯一的家！那時我還小呢。在去南通以前，飲食衣着，我都與母親共之。

我母親的殘疾越來越不好了，然而我在暑假還來，或年假還家，我仍舊躲在母親的臂彎裏，一頭睡着。

母親是愛涼的，我却不怕熱，夏天的黃昏一同睡在牀上，她搖着扇子，我便討厭，她也只好跟了我的習好，將扇子放下了。真的，世下只有父母孝順子女，却少見子女孝順父母

(1013)

的。

那年算是微明小哥與我的友愛是到了最後的一年了：

在靠近着窗有一隻小牀，這是給他在假期中住的，我們的老屋還大，不過因為母親與我及他三個人要談話，就不另闢屋子了，是夏天：

乘涼後大家還到房間裏睡覺了：

「不許與母親一頭睡，這麼熱的天氣，你又不應扇涼！聽話些！房裏這麼多人，怕什麼？今夜試試看，一個人獨睡一頭！」小哥說。母親沒有做聲。

「真的，哥哥說的對的，年紀大了，怎麼還那樣？」母親說，我滿望母親有什麼話來補這困厄，却不知母親竟幫了他一起兒的。

「我牀頭放着一支尺，」小哥說：「如果還要與母親睡一頭，我要打手心！」

「式弟！式弟！」小哥喊，我已上牀睡了，心裏又悶又怕，好久才應了一個「唔」字。

「母親，真的不要這樣嬌養她，今夜讓她獨頭試試看。」小哥說。

我把手拉住母親的腳。

「我就怕她睡不着，要生病。」母親說。也把手拉了我的腳。

一會兒小哥也睡着了，當母親與他仍談着東長西短時，他模糊的答不清楚了，我便偷偷地爬到母親的一頭。

「安靜些，明天可要早起來！」母親在耳邊則則裏說。

「哼！今天有誰要打手心咧？」早間我起來時，小哥已吃過了粥。

「姆媽，她什麼時候爬過來的？」

母親也笑了。

「這小因頑皮呀！」

童年的情事，於今想起來全都惘然了！

我的胆小所鬧的故事，說起來是多了，那些都是舊時黃金時代的痕迹，在今已是蒙着不少的灰塵不再有舊時的光亮了！

回憶的温情使我沉沉地入睡了，迷朦中聽着腳步的聲音，分明是顧哀若夫人在預備早點了，這是應該起來的時候了：實在沒有力量起來，伸了隻手摸了案頭的表來看：腦子裏只想到還可勉強睡一小時，也就入睡了。太陽明亮的從對面高屋反映入，找來找去再也找不到表了，忽然在枕角邊，謝天，還沒有跌壞。我這才如夢初醒地跳了起來：已是八時過了！

(1015)

苦難的生活中，我才認識了所謂巴黎的生活：牠是與所有的社會一樣，冷酷的，全然沒有一絲毫的情面的，刻薄得比所有的還刻薄，乞丐是不容許的，假使你沒有一個錢，你便不能生存，隨便你是好人，可是却容許你作惡，只叫你有本領。

管門房的老太婆是像個 *Cobblers*，旅館的主人都是活閻王，穿黑衣服的汽車夫像惡包探，飯店與咖啡館的侍女，十九都是神女呢。

「睡得好麼？」米米剛從房裏出來。

「好的！好的！」我說：「可是有老鼠，我真怕呀！」

「等刻兒去買藥罷！」

午後我還來，顧哀若夫人迎了出來，「這樣是很好的！喏！」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一會事，待她開了我的那間房門，一隻黑貓咪的叫了一聲！「牠等一刻要還去的，這是鄰家的！」

「真好！真好！真好！我忍不住地大笑了出來，原來這就是她所說的買來的老鼠藥麼？真好！」我想，又連連的說。

法國人看重銀錢——其實人是大家重錢的，不過分量上的差別，而有些是超脫些罷了。

——一個蘇值得一條命！以前在飯店裏看他們吃菜時，連盆上的油點也拏麵包揩乾了來吃，恨不得把盆子也吃了下去的那樣子，實在感到不大方，這句俗語是千對萬對的：越有的越吝嗇，越窮的越大方。巴黎也有窮人，不過比之中國社會的最窮的窮人看去似乎較少一些。他們都是盡量地浪用他們的感情，却不大肯浪用他們的銀錢，這是在我覺得很奇妙的。

我遠遠地想念我的故鄉。

一九二九，四，二一，午後。

送影子

采芬

影子與余·遠海窮交·近日將有歐洲之行·我乃買魚皮花生一包·白開水一瓶·招之於上海某寓樓上·

頭腦發熱，執鋼筆寫詩以贈之·心語已深·相對交談·薄寒侵戶·明星已稀·隔壁坊巷中小販敲竹片聲

正苦也·

影子，別了吧！你的堅船行若飛。

破大塊的白浪而去。

看呀！世界在你面前，

送影子

你的項背瞬已不見。

看呀！那亙古長吁的恆河，

流出印度森林中底喘息。

看呀！那黃埃障天的沙漠，

可以尋古代人底遺跡。

看呀！前面有斜陽輝照底頹垣，

那旁邊有希臘男女因風而呈辭。

看呀！前面有鬼斧神工底教堂，

許多虔誠的神父方仰首而歌詩。

看呀！那兒有披髮文身的野人，

他們只有原始底感情和衝動。

(1019)

看呀！那兒有匿迹巖山中的野獸，
他們因抗不過自然而淒怒。

看呀！還有白骨填築成的大城，
波動着肉皴和腥風。

看呀！還有苦悶剛強的鐵骨，
吐黑烟于高空。

可以看到新俄人的激昂，
可以看到猶太人的深藏。
還可以看到許多待異族人的白眼。
因為你具飄流在他鄉。

全生涯飄泊不能算苦辛，

送 影 子

不管有無人祝福和淚零，
只不要再回來看自家人的醜惡，
那古毒的鳩面鵠形。

當你發現了人性中始終沒有光明，

或者全人類皆不過如此；

那麼，朋友，你就投大海而永死吧！

長鯨的巨腹好作你的墳塋。

在另一個世界裏

王宗城

——忘不了幾個小朋友們——

一、講與聽

找不見一些小草的雪地中，勉強要去尋出芍藥的嫩芽，走來走去終究是找不到！

伏在案頭悶着的我，兩眼差不多緊閉着，娥照例的跳進來了，——其實今天可以算是例

外，要是四點敲過之後過一刻鐘進來，才算照例；現在四點還沒有敲呢，她來，我佯裝熟睡不聽見，她呢，也驟然停止跳躍進來的腿，靜靜蹣跚地翻閱我案上新寄到的一本雜誌中的插圖——這可算我的計劃失敗了——我預料我假睡，她一定着急起來，雙腳更跳得厲害；現在竟出我意料之外，小姑娘的心，也同樣的令人不可揣度嗎？我還是保持我的假睡。

相持不到五分鐘，彼此裝不住都笑出聲來。「小姑娘，你怎麼今天這般的溫文？」我捉住她的頭髮。

室中岑寂的空氣，完全給娥沖破了。

她今天回來這麼早，馬上離開了同學而跑到我這裏，是有目的的，果然，在袋裏摸出一張紙來——是寫給姑母的一封信，要我爲她改一改。

她於是又告訴我她姑母家裏的表姊來了——其實已不知和我講過多少次數：

「你沒有看見過呢，姑娘家裏的芙姊，美麗的芙姊，我最愛她一件淡綠色的旗袍，我沒有，也要向媽媽去做一件，媽媽說，等和芙姊一般大了給我做，芙姊不是比我大兩歲麼，她做那件旗袍時是十三歲，今年我也十三歲了。哥哥，你看做那一種綢好，不過顏色要和芙姊一樣的，淡綠色多好看！」她不厭其煩的三番五次嫵媚地這樣講，而我也不厭其煩的三番五

次靜靜地聽她。

一件美麗的綠色的旗袍，搖幌在小姑娘的目前，——披上美麗的旗袍，也和美麗的美姊一樣的美麗了，小姑娘的心，一定是這樣想吧？

二、有東西給了誰？

除非一個也不給，倘若有一張畫片或別的東西給誰時，那末我可作難了。遇到有畫片或美麗的書籍紙盒，總以趕快藏起來爲妙——祇有一件或兩件而不敷分配的時候。

叫我「大哥哥」的平，其實她年紀反比娥小一歲，然而有點成人化的脾氣，與其說是「成人化」，不如說她是「笨滯」，同學們都稱她是「老太太」；教師們都說是「成人化」。但我很不以爲然這樣來批評平，她不過沒有像娥那般的活潑，像同學們的狡猾罷了。十二歲的姑娘，就不承認她是一個小孩子了麼？

可是平的性情也真特別，她不喜歡跳躍，不喜歡狂笑，而且很多心——時常疑心我有東西給了誰，我待誰好，我喜歡誰都比她喜歡。有時悄悄地跑來問我：「娥的一本小朋友是你給她的啊？齊的一張新洋片也是你送他的啊？好，好，我不要，我不要！」我盡力和她說，「沒有的事，沒有的事，」她頭也不回的氣狠狠地管自跑走了。

一天，娥在我房裏，平也在一起，不知爲了什麼事，大約又是爲了一張風景畫片吧，娥也要，平也要，後來終於給了娥了，找出另外一張給平，她不要，妒憤憤地說，「大哥哥自然要待她好些，她要嫁給大哥哥做老婆了。」自顧自跑去。娥要趕上去打她，我一把拉住了娥。

從此平有二三天沒有到我房裏來。

其實並不見得我一定要厚於此而薄於彼，不過娥溫柔得像一頭小綿羊，靈活得似一隻黃鶯兒，尤其是一副完全天真的孩子氣，不客氣地說，自然比平可愛些，遇到祇有一件而不敷平分的東西，藏起來，到以後不知不覺總是給娥的；然而平也未始不愛她，可以想法子平分的時候，總是有她的份。

三、明天會不會活起來呢？

娥的眼淚又盈盈地了

活潑的娥，不喜歡哭的，——但是我看見她下過兩次淚呢——一次，她看報紙上的圖畫，隨手指着一個自殺的女子的照片給她看，她一定要問我怎樣會去尋死，我就照報上所載的講給她聽，她默然了，兩顆大大的明珠，從小眼睛裏拋下；還有一次，同在院中玩耍，她

蹲在地上看一大羣螞蟻扛糧食，後來她取了一竹筒水來，把一大羣螞蟻沖散了，『呵！漲大水了，漲大水了！』她看許多螞蟻在水中浮沉而高興起來，我哄着她說：『你殺死了這許多螞蟻，螞蟻要向你來討命哩！』她不做聲了，拿一條樹枝蹲着把水中的螞蟻一個個的撥出來，蹲了很久很久工夫，她慘然地和我說，『螞蟻都死了！我現在從水裏撥出來，到明天會不會活起來呢？』俯着的頭仰起來，眼圈已紅緋緋了。

今天不知怎的又淚盈盈地？——她早上到校裏去來問我借一支鉛筆的時候。

四、我笑起來，她也笑起來

聽到一陣喳喳的聲音——齊又和平在吵鬧了；平是齊的親姐姐，而平之每天至少一次的啜泣或啾嘴，也是這位弟弟所賜與親姐姐的。

懦弱的姐姐，自然敵不過這位最俏皮而強橫的小弟弟，何況又時常聽到他們的媽對平說：『你總須讓這些，他到底還小哩！』於是比姐姐祇小一歲的小弟弟，大撒其小弟弟之嬌——無可如何的小姐姐，除啜泣或啾嘴以外別無他法。

這位嬌俏的小弟弟，當然也是我房口的小小樂園中角色之一，粉口的圓臉，流利的口齒，強橫的神氣，誰也喜歡和他開玩笑，而誰也不敢得罪他，——其實有時覺得討厭——逞

嬌而在地，亂滾亂號的一種無賴相。

一次可真把我氣壞了，他強要我的一隻手表而不得，就偷偷地拿一把剪子把我的床上簾子剪了一個大窟窿，被我發覺了，奪下剪子責問爲什麼這樣傻？他還倔強的說『你爲什麼不給我手表？』並且假裝着奪去剪子時傷了他的手，反哭號着呼痛——引得疼愛的媽媽急急跑過來，才知道是這麼一會事，把他拉回家裏去，他還不絕地罵些小孩罵人的話。

第二天，拿了幾根蘆葦到我房裏來，他說『來給我補簾子的』，我笑起來，他也笑起來。

五、吊死鬼

東邊是平和齊的家，而娥的家則住在西院裏，在東西之間的屋裏就是我的臥室，與東西兩邊的距離，都不到兩百步之遙，但晚上如果沒有月亮，黑漆得可怕，小朋友們每晚都要到俱樂部——我的臥室裏來，而每晚都不敢獨自回去。

不知誰造的謠，說某一夜看見有一個吊死鬼在西首的一株大槐樹底下跳躍。

本來他們所怕的是黑暗中的狗，或野貓……現在所怕的是一個吊死鬼——吊死鬼比兇暴的狗還厲害得多，——在孩子們的幻象裏。

孩子們的心裏，真可笑：吃過晚飯來的時候忘記了這個吊死鬼，等到興盡要回去，那末

在另一個世界裏

又想起來了，背脊都緊貼着我的身旁動也不敢動，誰也不敢頭向門外伸出去望一望，孩子們胆小藏背脊的心理，大都是一律的？

自從有所謂『吊死鬼』之後我可更辛苦了。——從前她們晚上回去的時候，兩個向東，一個向西去，我立在自己屋前的路中，等她們都高聲地喊着『到了！』『到了！』然後我回到房裏來——這是娥想出來的法子，因為一直送娥到西院裏去，平和齋不答應的；一直她們送倆到東邊去，娥不答應的，所以索興彼此都不送，不過要我在路中央，她們遇到了什麼可怕的東西，祇要叫我一聲，立刻可以去保護她們，其實我顧了東而顧不了西，顧了西而顧不了東的，——假使東西兩邊都遇到了可怕的東西的時候，聰明的娥竟沒有想到這一層。現在我這騎牆式的保鑣，可不足鎮攝吊死鬼了，東西兩方面，都一定非我直送到家裏不可。但這又是一件爲難的事，——保鑣的祇有我一個人，送回當然有先後的，然東西兩邊的小姑娘們，誰也不敢在我房裏等一等；後來總算平的姊弟倆屈服的，——我們三個人一同送娥到家，然後我再送姊弟倆到東院去。隔了幾天齊不願意了，於是娥先來送她倆，我還是一樣送娥。在將到家的時候，她每每這樣問我：『哥哥你不怕麼？』

從S省回到紹興以後寫

蔓 草

馬蕭蕭

(一)

有時和同事們閑談，語氣中從不曾有所求他們和我同意的表現，他們早已含着漠然的微笑，似是而非的表示一種同情的態度，——我只好即刻咽住了話語……

我終是人間的弱者。我的心頭，受不住他們纖細的蹂躪。正提筆在寫信給你的時候，同事Y君已含着一根紙烟跨進室內，無意識的坐在我的書桌邊。驟然放下筆，怕他太難爲情了。想找出幾句話來招呼他，急切中竟一句也想不出。友人！這是人間日常的交際，我是人間的人，却不知爲什麼耐受不了，也許我是太弱，太小了吧。

早晨靜靜地躺在牀上，感謝Y君，重使我把舊夢重溫一遍。

(二)

(1027)

蔓 草

三九

譬如在靜風日的午後，低首頭在綿綿芳艸綠野上，蹀躞徘徊。手中採着一場野花，悠悠地嘔吟着一首古代的歌謠，他不會想起要誰讚美他，但他自己，却已含着微笑了。

譬如山中一條明澈的溪流，在春雨初漲，從一壑危巖，小瀑布一般錚錚鏗鏘地順流而下；牠從不想會有一個美麗的姑娘，坐在溪澗浣濯她玫瑰紫的抹胸。

譬如荒塚中的一鬼，當風斜雨細，流螢亂點在白楊衰艸上；他淒淒戚戚地唱着一首鬼詩，他從不會想到遠處高樓上，會有一個嫠婦在泣。

友人！你無須回答我，我也從不會想到要你的回答；你也不必為我而惆悵，我也從不會想到因你的惆悵，會減少我從小生成自憂鬱。

(三)

早晨窗下臨趙松雪金剛經新本的小楷，散漫的情思，都集中於筆尖腕底。——只有牆外一聲，兩聲賣花聲。

黎明，傍晚，愛與靜美的溪流對坐；花底，林蔭，愛讀着清麗的小品文字；明窗，淨几，愛臨一頁兩頁秀潔的楷書；但是，友人，我自己也難說，即使在那種時候，我還是感着

一種無名的悵惘。

闊寂的院子裏，合日默坐。瓦上小麻雀跳躍的蹙音，都數得清楚了。——幾疑此身，已化作天上的烟雲。

○ ○ ○

一排三間小室，都是玻璃窗木壁。裏面竹椅籐榻，前面有一條走廊，廊簷前花畦數弓，畦上梅林幾簇。林中有石桌石櫈，桌前一個小小的淺沼，沼前兀然突起一座峭壁山峯。

廊上放着一塊漢碑的小几，几上茗碗整然。和寺中的住持閑談，——斜陽化影，澹然又是憮然。

低着頭踏着山緩徑步歸來，口中祇唸着廊前掛着的一副木刻對聯「明月幾時有，亂山無數青！」的句子。

前日靈峯晚遊，印像還深得很。

(1029)

憶去年臘月，曾和瑩珏約着到靈峯去踏雪尋梅，——梅樹已成蔭結子了，此原何時償得！

(1030)

(四)

假日校中靜寂得和僧院一般了。學生的宿舍裏，驀然飛揚起一縷胡琴的聲音，還雜着蒼涼高音的歌調，使多感的我，聽着又覺“淒惋”。

友人！今朝是五月一日，我委實想不到五月一日是什麼意義。我回想着我過去的學生生活：冷了穿衣，餓了索食，從圖書館裏跑出來，覺得倦了，就睡。——我唸着：

“Elizabeth” he said, “behind these blue mountains lies our youth. What has become of it?”

友人！我素來是不喜歡多說話的，今日尤其黯然！

(五)

午膳時接着一張郵片，和一封信，都令我惘然若失。

片上說：「你又受了感冒了，現在覺得好一點嗎？只要和她們湖上少游幾次！……」

○ ○ ○

L君已從A埠到S埠，信中說於今日來H地。

差不多已一年不曾相見的友人了，我急急地通知曼，曼也雀躍起來。

因求學和婚姻問題，青年人不知被強迫着離棄多少家庭。L君此番回家探望父病，不知老人將如何歡迎他失而復得的愛子，——我祝福他們！

唉唉！父親的愛，我的父親是早死了。為彌補我自己亡有父親的缺憾，我將助瑩瑀完成她在老人膝下聖潔的女兒的使命。

(六)

友人，委實使我太難堪了。我不得不告訴你。

我的心靜止時，真如一池春水。轉瞬間，可又波濤洶湧起來了。祇好用兩隻手按住面龐，——俯首在東窗之下，啜泣太難為情了，倘如使學生瞧見呢！我只有昏迷的份兒。

朝陽還躲在伊雲裏，外面送進我妻子寫給我的一封信來，伊望我愈切，當我作她終身勇敢的伴侶時，我的痛苦也愈增加了。

想寫一封長信給伊，不過仍祇有二句，且不會滴在紙上，和伊霧一般，只繞住我的心

(1031)

頭。——這兩句呀，將永遠埋葬在我心的深處。

迷茫極了！友人！我的身體好像懸掛在空中一般。社會真要教我這樣犧牲嗎？

(七)

當初婉淑的女友，在薄暮溪邊，挽手微步；互相依傍着，對着靜穆柔和的大自然：這時兩個心，兩個身體，都溶化作一個，埋沒在斜暉裏了，更不必說人間膚淺的話語。你看他們倆已擁抱着，友人！所謂戀愛之酒，就是這一刻兒嗎？不！

人生是一個大夢，青年時期更是一個美麗的夢境。一步步已踏入人間，美麗的夢也逐漸烟銷雲散。世界本只有兩個核仁：一個是靈，一個是物，前者是青年時間，——可惜我們生活在純粹的蜜的世界中，只有這短短的十年。呵呵！這豐富富富的十年，但十年也夠了！

昨夜細雨簾纖，今朝濕雲尚彌漫空際，本是一個幽僻的小院子，覺得愈陰沉沉地了。

雲裳微微地有點扯破了，淡弱的太陽光，已射到我的書桌上。桌上平鋪着紙兒，紙上有淡墨痕塗成的字，有愁慘淒戚的話語。

想在心裏，却不能說在嘴裏，這是誰教給我的？

雖曾也有許多自己解釋的話語，可是終於無用，我記得有一次寫給瑩瑩信裏說：「只要寄身在一種終身研究的學問中，只要能過孤獨的老僧般的生活，何處不可得樂處？」纔信理想是一事，實踐又是一事。

友人！就此終止吧？下點鐘要授課去，麻木的生活。

(八)

只因瑩瑩屢次的囑咐，好久不會在僻巷小酒店中垂淚，不曾醉倒了。

舖好了被褥，已睡下了。重新又捻亮了燈，燈光下，有一個情緒奮張，神志頹然的青年，握筆疾書。

只因今夜又薄醉了。

○

○

○

山岡上迎風躑躅，衣角飄揚。平日笑語如雲的我們，此刻已默無一語。呵呵！這心頭別意，早使我們垂首，早使我們不敢互相注視了。

在草地上閒閒地步着，曼和茹間斷細語。偶然茹回過頭來看着伊和我時，伊無意識地絞

(1033)

(1034)

着兩隻手，我默然，而更覺着淒然。

茹和曼繞到山後去了。木筆花下，只立着我和伊。天上的遊雲，山下的柔波小艇。……伊步上石階，低了頭輕輕地招呼了我一聲。

相逢已無一語了。

○ ○ ○

友人，平時已使我感着無名的痛苦，何況又更在夜半，更在酒後，更在「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呢！

(九)

下午表弟相訪，從故鄉帶來的消息：滿地的土匪，母親的瘧疾，孩子的痘症。唉！故鄉的愛，母親的愛，看孩子的面上，誰能不得不做父親呢！

故鄉也有新綠的麥隴，鮮黃的稻畦，淙淙的溪流，可是故鄉却沒——
友人！你怎麼教我？

打圈兒坐着用午膳，無聊的淺笑，淺薄的論斷，諂媚的姿態，僱人者的傲容，強人同意的眼光，——只有這一刻兒。校中住校的同事，都聚在一起。只有這一刻兒，我最緘默，我最冷酷。

「他的名字我忘記了。」校長斯君左手握住筷，右手在西裝袋裏亂摸「吭：他的名片也不見了！」

夾起一筷肉片，塞在口中，帶嚼帶說：「他真是一個志士，將來希望無窮呢！」輪着眼向四面一看，要他們承認他的話似的。「這種人在外面求學，錢都可不必用着自己，他們的「社」裏會給他。」他更確定的嚴重的說。化別人的錢，是天下最便宜的事。

今日我們校裏請了一位朝鮮人，來教世界語。今日是第一點鐘上課，所以是校裏一件很大的新聞，吃飯時不知不覺的談起來了。

「他的父親還是一個什麼爵呢！」他停了一停，同事們都按着筷聽他說下去。

「可惜已被日本政府捕去了，說他是革命黨。」介紹這位朝鮮人的同事某君湊着熱鬧

(1036)

說。

只要是什麼爵，已夠使我們羨慕了。

斯君呆牙地看着某君。

友人！你想着這種情形，你想我忍耐得住嗎？早晨讀葛雷詩，詩集中有許多信札，有一封是他的友人威斯特寄給他的信，信中的一段說：

‘Consider me very seriously here is a strang country inhabited by things that call themselves Doctor and master of Arts; a Country flowing w th syll-ogisms and ale, where Horae and Virgil are equal unknaw……’

（請你爲我嚴重的想一下，這裏是一個奇怪的地方。住在這裏的東西，他們叫他們自己是博士及學士。全地方流行着三段論法同麥酒，至於Horae同Virgil等於一點不知道……）可是我比 West 的境遇又如何？

（十一）

心境的變常，自己也模擬不出，真好像如所謂用鉛鑄成一般，不但說不到同情和戀愛，

我感覺的官能，似乎都銷失了。我只不斷地想着「無聊，淺薄，可惜……」

我昨夜長長的寫了一封給瑩瑩的信，今日却不能再重閱一遍，倘如再看一次，說不定信裏我自己也會尋出許多我自己底的「無聊，淺薄，可惜」的話語，或者就扯碎了。

瑩瑩的將要北去，使我眠食都失了次序。不知怎麼？今朝我仍舊想着她還不如早去的好，我再不說留她了。我要和家庭和愛人一切都斷了關係，讓我一個人亦條條地，——但赤條條地又怎麼呢？友人！我委實還不曾想到這層，倘如想到她，也許我即刻會反悔，即刻會在信尾再加一幾句給瑩瑩。

瑩瑩有一次，不知爲什麼事和茹青——她幼少的同學和至友，——說：「他長是這樣性格，做了一事，又後悔了。」她深深地替我想着。後來我從茹青口中聽到這句話，又使我流了一次淚。

是仲春的天氣，今朝的太陽光，却是蒸騰得連薄棉也著不住了。院子裏晒着一件灰鼠皮袍子，好像是誰給我，也許是我自己拿出去晒着的。我呆呆地坐在窗下，我恨在我窗下走過的同事和學生。